

一枚糖果 著

鼠皮玉人

773 恐怖系列丛书 14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鼠皮玉人

一枚糖果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鼠皮玉人 / 一枚糖果 著. —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05.5

ISBN 7-5317-1721-2

I. 鼠… II. 一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42077 号

773恐怖系列丛书 ⑭

鼠皮玉人

作 者/一枚糖果

责任编辑/李庭军 梁志民

出版发行/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/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

网 址/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/150020

电子信箱/bfwy@bfwy.com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印 刷/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/850X1168 1/32

印 张/8

字 数/160 千字

版 次/2005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/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/18.00 元

书 号/ISBN 7-5317-1721-2/I·1614

糖果味道

(序)

读一枚糖果的作品,第一个感觉就是很诡异,有点小小的恶心,又很凄美。能把恐怖的东西写成凄美模样,这是很多“恐怖老手”没做到的。另外一个感觉,就是她的文字,有时候会令人发笑,同时给人心的惊悚。这在恐怖小说的创作中,应该算是另类的。在某些片段她能令人发指,可在另一些时候,她让人笑或哭。如果当恐怖小说来读,她的作品里充满着情爱的芬芳;如果当情爱小说来读,她的作品里又有着恐怖的腐烂气息。这就是糖果的味道。

一枚糖果这个女孩不是学文字的。在此前的岁月里,无论她所学的专业、还是她所从事的工作,几乎和文字搭不上干系。可她的东西为什么就叫人想看呢?为什么就能在天涯的“莲蓬鬼话”里创点击新高呢?

一枚糖果的东西很肆意,很流畅,很野生。感觉她是把写东西作为一种发泄的渠道,用来追忆,用来怀想,她甚至要靠写小说来消耗自己的能量。写的时候,她并没有想要获得点击率,也不想受不受欢迎,更没想出书的事,她只是靠这种写作来度过冬天。也就因为这样,别人学不来。

这个女孩在生活中很阳光,并没有她的FANS们说的那样敏感,有时候还显得有点没心没肺。她个子高挑,很瘦,性格是直来直去型的,就算是有点小诡计,也是那种女孩通常的小心眼儿。人很臭美,喜欢把自己的照片往网上贴,即使挨砖砸也满不在乎。话多且活,有一点高兴的事情就挂在脸上,而且非常容易满足,有一点小小的满足,她一天都会过得很高兴。

一枚糖果的写作过程是许多人难以想像的。通常她总是先在家里写上一段,然后拷在磁盘中,再步行到网吧去,把内容挂到网上。大多数时候,她都是在网吧在线写作,因为她知道,每天都有很多人在网上等着她更新。有的公司里,整个办公室的人都在议论她写的故事,关心着她故事中的主角。我想,这一切都是因为寂寞,糖果是一个寂寞的女孩,靠文字来摆脱她遇到的难,而喜欢她文字的人,也是寂寞的人,靠她的故事来感动,来忧郁,来打发光阴。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城市里到处都是,所以,糖果才能在“莲蓬鬼话”中引起轰动。

和那些网上拼命出头的写手们不一样,和那些年纪轻轻就叼着烟玩酷的80后、美女作家们不一样,糖果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名,也从来没有想过让自己靠着写作为生。这保证了她的作品的原生状态,也让她的故事有了独特的风格。没有功利性的写作是难得的。

糖果的文笔很好,经常会冒出让人想不到的话语来,给人痛快的感觉。她写的故事,有一种凄厉感。年幼的少女肢解青蛙、擅长弹琴的女子被装进笼子中、深夜里在卫生间洗澡不能唱歌、鬼胎在欲仙欲死的爱情中酝酿……故事的场景被放到生活中,美好的人物遭到磨难和毁灭,既浪漫婉约,又残忍冷酷。她在无意间创造了这样的氛围,形成了她故事的主题与特点。糖果的故事轻巧流畅地描述生活中艳美婉转的一面,然后再毫不留情地把美丽撕碎,让故事狰狞起来。这样的东西,给人的心理震撼恐怕是很大的。

接下来糖果的故事会写成什么样?没有人知道。她只是一个在遥远城市里上班的年轻女孩,在大海边鲜花摇曳的别墅群里辛勤工作的人。她在黄昏的公共汽车上昏昏欲睡,脑子里充满旖旎的念头。她在深夜里坐到电脑旁,不知道怎么就有了凄美的故事,就往下写,其实能写成什么样子,她自己也没预料到。

老猫

2005-4-27 写于北京名流花园

目录

鼠皮玉人.....	1
有多快乐,有多寂寞	103
堕落的姿势很美丽.....	193
后 记.....	235

鼠皮玉人

一个玉质般的少女，在三个女子恣意狂虐下，竟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，蜕变成一只硕鼠……

鼠皮玉人

我们跪在佛像面前，我佛慈悲，救苦救难。祈祷各自的前世今生，许愿，以为能实现。恰好灵验，是菩萨显灵；事与愿违，那是我们的心不够虔诚。佛的眼神，温柔的慈悲；你的眼神，慈悲的温柔。无防备杀我，痛不欲生，万劫不复。

—

秋风茶楼，人声鼎沸，瓷儿的纤手拨动琵琶，红衣轻薄，喧嚣中低吟浅唱，白色的小花斜斜地插着，头发有些松垮；

唱,谁也不关心她在唱什么;她在唱,唱完了进去小憩片刻,出来再唱。最后一首唱得哀怨,无人听懂她的叹息。

.....

兰烬落,屏上暗红蕉。

闲梦江南梅熟日,夜船吹笛雨潇潇。

人语驿边桥

.....

瓷儿是从江南一路流浪到滩歌镇,那是蝗灾来的时候,日月无光,抬头都是长翅膀的虫子,瓷儿觉得恐惧。蝗虫,很快就吃光了村里所有庄稼。人很饿,饿到极点就生吃蝗虫,绿色的汁液,吃了又吐,吐了又吃。瘟疫接着来临,村里的人开始吃腐尸,吃了接二连三死去。活着的人再吃死去的人,然后死去被活人吃,反正人总会死的。

瓷儿挖了很深很深的坑。淡淡的月光,万籁无声,瓷儿挖到指甲渗血,埋葬家人,挖得深就不怕别人来吃。家里早就空了,剩一把琵琶,包好。放火烧屋的时候,瓷儿没有犹豫,没有时间犹豫。

瓷儿到秋风茶楼的时候,指甲已经长到开始弯曲,头发拖在地上,冬天破棉絮里的虱子探头晒着夏天的太阳。

“行行好,给点吃的。”瓷儿用指甲抓抓头顶的毒疮,瞬时流出脓血,顺着耳朵滴滴答答下坠。

店小二一脚把瓷儿踢翻在地,骂骂咧咧,“大清早你找晦气啊,死叫化子。”

瓷儿从地上爬起来,依旧伸手,“行行好。”

店小二气急了,拿扫把驱赶着,“滚,滚远点。”

李秋风正在柜台打着算盘,听门外有人吵闹,心里烦躁,

起身一看，一个叫化子站在门口，和普通乞丐不同的是，背着一把琵琶。

“抬起头来。”李秋风道，一边拿手捻着下巴肉痣上的一根长毛。

瓷儿抬头，怯怯地看着这个满脸横肉的男人，伸出手，“老爷行行好，我饿。”

李秋风定眼一看，透过这女子凌乱的头发，人倒也眉清目秀，发育也完全，只是夏天里穿着破棉袄，显得有些不合适。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李秋风问道。

“董瓷。”瓷儿小声回答。

“小三，带她去后院，拿两个馒头给她吃。顺便把柴房收拾一下，我等下过来。”李秋风甩了甩袖子。

小三鄙夷地看了瓷儿一眼，“走吧，咱们老爷心好，算你走运了。”

瓷儿跟着走进后院，太阳很大，耳朵很烫，一只苍蝇停在头顶，吮吸毒疮上的汁液。小三暗自想，老色鬼又动春心了，这是他收容的第八个女叫化子了，还不是玩腻了就扔。

“你站在这别动，等着。”小三慢腾腾地走进厨房。

瓷儿有些晕，嘴唇裂开，嗓子里甜甜的，身体摇摇晃晃，周围的房子开始旋转，一切都是刺眼的白。

倒地的一瞬间，天好像黑了。

小三看着晕在地上的瓷儿，踢了踢她的脚，“别在这里装死，起来。”

瓷儿捡起地上的馒头，慢慢站起来，用力咬着。噎到眼睛鼓出来，“水……”

小三不耐烦道，“柴房里有，自己进去喝。”

柴房阴凉,几缕阳光照进来,地上有个盆,扑过去,喝得肚子滚圆。小三道,“那是给你洗澡的水,你喝这么多。”

瓷儿点头,“多谢。”

小三道,“谢个屁啊谢,以后有你好受的。”

关了门,却进来一阵风,瓷儿靠在柴堆上睡着了,再苦的人,睡觉一样都是香甜。睡觉可以做梦,可以到另一个世界。

二

李秋风推开柴房的门,手里拿着衣服。朱红的抹胸,素白长裙,艳桃红色绣花鞋。小三跟在后面,拿着木梳铜镜。

“起来啊,睡得像猪一样。”小三在后面喊。

瓷儿醒来,舔了舔干裂的嘴唇。

李秋风对小三道,“去打水。”

小三在门口轻声哼了一声。

不一会儿,拿来一个木桶,一趟一趟地放水进去,热水雾气腾腾,透过雾气,可以看见瓷儿颤抖的身体。

小三的口水掉下来。识趣地出去,踢了脚下的石头,飞出去好远。

瓷儿脱下衣服,站进水中,闭着眼睛,水上顿时浮起几只跳蚤。跳蚤是游泳高手,一时半会淹不死,而瓷儿头顶的恶疮浸了水,出奇地痒,忍不住一抓,血涌出来,一会,水变成淡红。

李秋风道,“趴着!”

背很嫩,腰很细,锁骨突出。皂荚涂在上面,没有任何滑

溜的感觉，因为太脏了。

刷子是用来刷牛和马的刷子，粗糙无比，背上一刷一道黑颜色的水，瓷儿含着眼泪，“痛啊……”。

“不痛怎么洗干净？”李秋风用力刷着。

洗了三遍，终于作罢。小三的胳膊提水提得酸痛，在门口忍不住埋怨，“够了没有？”

李秋风微笑，“差不多了。”

瓷儿爬出木桶，穿衣服，一层一层，自己梳头，盘起来，用绢头发簪一束，衣服合身，全身散发香气。

李秋风惊讶道，“你生得真是标致。”

瓷儿跪下，“请老爷赐生路一条。”

李秋风脸上的横肉有些发抖，“我……老了。”

瓷儿跪地不起。

“在茶楼弹琴吧，管你吃住，一个月一两银子。”李秋风用食指挑起瓷儿的下巴，“别住柴房了，和丫鬟们睡一个房间去。”

瓷儿道了万福，随小三到丫鬟房间。小三问道，“老爷功夫如何？”

瓷儿不解地问，“什么？”

小三的眉毛掀得很高，“装蒜啊你。”

瓷儿也不多问，还是道谢。

“早晚都是滚出去的货。”小三在地上啐了一口，走了出去。

小三不知道，李秋风得癆病死了的女儿和瓷儿生得相似。色，人之本性，好色之人在不色之时未必还是禽兽，不色之人在好色之时未必还是君子。满脸横肉、下巴长肉痣，痣上

· 还长毛者，未必就是坏人。

· 李秋风晚上让瓷儿弹弹琵琶，待一曲终了，拿过一瓶药，
· 对瓷儿说，“擦在你那毒疮上，不久可以痊愈，上面还可以长
· 出发头。”

· “谢老爷。”瓷儿觉得李秋风看自己的眼神越来越奇怪，
· 奇怪得不知如何形容。

· “在这之前，你好好练练琴，无须担心别的。”李秋风指指
· 厨房，“明天就去那里吃饭，和其他下人一起吃。”

· 瓷儿懂事地跪下磕头，“谢谢老爷。”

· 李秋风叹息了一声，离去。

三

· 秋风茶楼从来没有如此热闹过，门庭若市，瓷儿的琵琶
· 弹得美妙，喝茶的时候听佳人奏曲。一时间，银子哗哗入账，
· 李秋风待瓷儿如宝贝一般。

· 由此可见，掌握一门特长多么重要，瓷儿想。

· 小三也对瓷儿刮目相看，无论自己怎么刁难，瓷儿总是
· 淡淡一笑，“这些日子多谢你的帮忙。”

· 而且，老色鬼也没见对瓷儿动手动脚。

· 月底拿工钱的时候，瓷儿上街买了一双布鞋送给小三。
· 小三是个孤儿，从小就跟着李秋风，从来没有人这么主动关
· 心过他。接过鞋子，小三不屑道，“你不觉得夏天脚趾头露在
· 外面很凉快吗？凉快的鞋子就叫凉鞋。”

· 原来，凉鞋是一个叫小三的人发明的。

瓷儿坚持把鞋子塞到他手里，“如果不合脚，就拿给我，我去换。”

小三接过鞋子，跑进屋子，哭得一塌糊涂。

其他丫鬟也都得了一些零碎的杂物，自己工钱拿得高，分她们一些，也好平衡众人心理。瓷儿把剩下的铜板施舍给路边的乞丐，小乞丐磕着头，咚咚地响。瓷儿想，都是命苦的人，能帮些尽量帮些。

黄昏时分。吃晚饭的时候，小三破例给瓷儿夹了菜，新鞋子穿得很舒服，人总是这样，都不是傻瓜，谁对自己好，猪都能感觉到，何况人。

李秋风来到厨房，各人纷纷站立请安，“老爷好。”

“瓷儿，吃得习惯吗？”

瓷儿点点头，“多谢老爷关心，奴婢吃得习惯。”

“外面的客人已经很多了。”李秋风咳了咳，“以后单独给瓷儿做个菜。”

小三答应道，“是，老爷。”

瓷儿放下碗筷，拿起琵琶，“老爷，我出去吧。”

“吃完再说吧。”李秋风和蔼道。

“不了，别让客人等着。”瓷儿拿手帕擦了擦嘴唇，径直朝外面走去。

仍然是吵闹，瓷儿拿着琵琶出来，安静了片刻，瞬间又热闹起来。人气，佳人和琵琶原来可以聚集人气，听曲的人可以听曲，听不懂的可以看美女，李秋风捻着下巴的长毛，舒服地捻着。

瓷儿的琵琶是家传之宝，系紫檀木所作，音色清脆；瓷儿的嗓子，仿佛水洗过的玉器一样滑润。第一曲弹奏阳关三叠，

不用唱，只是拨动着，一边可以发发呆。

“你们这么吵，我怎么听曲子！”

瓷儿抬头，一惊，弹错了也没人听出来。

门外站着一群人，一群冷漠凶狠的人，说话的是一群人中间的一个，嗓门大得出奇，一时间，所有人都安静下来，瓷儿也停了下来。

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，小三给客人斟茶的手停在空中，茶杯已经盛满水，溢出来，从桌上流到地上，像小瀑布。

李秋风用力捻着下巴的毛，捻断一根，疼得只想喊出来，终于没能喊出来。

“继续弹。”一群人迅速分开，成个半圆，半圆的中间是那个说话的人。

李秋风走路的时候腿似乎抽筋了一样，挪了半天才挪到那人面前，搬了椅子，招呼小三过来倒茶。

“给尼玛老爷请安了。”李秋风跪在地上。

尼玛老爷就是尼玛次仁，藏系贵族，可自由出入皇宫的人。除了老爹和皇帝，谁也不放在眼里，据说残暴好色，平日很少进镇，一直居住在京城，最近避暑回了镇子。

尼玛没搭理他，走到瓷儿面前，“弹首曲子给老爷消遣消遣。”

瓷儿抬头，这个男人时近中年，却眼神犀利，犹如一把快刀，割到人心里去。说不出的讨厌，瓷儿把头扭过去。

“怎么了？”尼玛并不生气，反而笑了，“老爷我就喜欢这倔脾气的妞。”

李秋风使着哀求的眼色，这个大爷得罪不起。

瓷儿开始唱，第一次感觉到这个茶馆那么安静。便唱道：

蘋叶软，杏花明，画船轻。双浴鸳鸯出绿汀，棹歌声。春水无风无浪，春天半雨半晴。红粉相随南浦晚，几含情。

尼玛听着入神，看着弹奏的瓷儿，神情恍惚。好一个双浴鸳鸯出绿汀。

李秋风明白，瓷儿马上将要离去。

“这丫头给我吧。”尼玛扛起瓷儿在肩上，瓷儿咬着嘴唇，咬出血来，这是命。琵琶一松手，重重地掉在地上，摔成两半。

李秋风得到一张银票，小三的拳头握得很紧。

尼玛想得到的女人，没有得不到的。

瓷儿觉得这个男人的胡子很长，很扎人，只是绝望，既然在哪里都是受苦，在哪里又不是一样？于是停止挣扎，道，“你放我下来，我自己会走。”

尼玛愣了一下，瓷儿双脚着地，看着他，他流汗了。瓷儿掏出手帕，踮起脚尖，帮尼玛擦了擦。

“你要带我去哪里？”瓷儿问。

尼玛道，“你是我的，当然带你回家。”

“哦。”瓷儿问，“是当你的丫鬟对吗？”

尼玛点点头。是的，风流老爷贱丫鬟。